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三十一回 趙無知權扮新夫婿 百不敗計賺假佳人

由是宴飲了幾日，酒間談及大事，余余曰：「紫霞洞居高馭遠，天然一個王都。但諸娘子安懷慣了，一旦教他遷這荒僻之區，必滋異議。古人君權衡操之寸心，欲成大事，無惑群疑，不知公能自主否耳。」少青曰：「待回竹山與夫人酌議。」余余曰：「多一議便多一疑，與其增疑，不如減議。」少青然之。又謀及趙公挪之事，余余曰：「妾有一言，可以公私兩濟，語雖駭眾，而實大勢由此集，大業由此成。公願聞乎？」少青曰：「謹受教。」余余曰：「今紹潛光四句不娶，以樸儉為莊鄉先。是欲反公所為，以收賢聲也。據西北而睥睨東南，其志非小。而公恃韓莊作唇齒，建嚴關以限南北，以為高枕無憂。此正養蠶而忘其潰者。夫進則笏山皆吾囊中物，退則並黃石亦浪中花。事勢必然，無足怪。幸趙鄉長為西北之雄，而慕公若此，公何不微服偷越紹莊，就婚無力，因便乘間通款紫霞。彼據紫霞者，一無夫之女耳，豈樂於為盜者？苟身有所歸，夫何求？不煩兵矢，以紫霞號令莊鄉，潛光雖狡，無如公何矣。我得其邊，彼有其腹。夫弈小數也，而肥邊瘦腹之義，即盛衰贏縮之機。譬人之第宅，前門後堂，左右廊廡，皆為人有，高坐中廳，面面受困，未有不袖手而斃者。彼潛光之遠婦人，豈不謂古今亡國皆緣豔妻煽處乎，而不知天道好奇，有時造物亦翻花樣，多生奇女為公佐命。願公無闖俗見以負天心。」無知斂衽而起，瞿然曰：「娘子之言可謂能綜全局見其大者矣。」雪燕亦主其言。少青之意遂決。明日攜無知、雪燕回竹山，與夫人說知娶余余之事，而不敢言就婚公挪。因與雪燕謀娘子中擇可與從行者。得秋娥、足足後，以更生曾居紫霞，與無智善，並密告之而使同行。乃托言潛徵悉利，又示意於龍飛，諷令從行。龍飛辭以父母在不行。乃約無知、雪燕、足足、更生、秋娥，潛集槐陰別院，見余余。余余曰：「妾本宜隨諸娘子後備驅使，但母親老病，安忍棄之。且公去久則黃石或有不虞。留妾居此為公作耳目，亦一道也。」遂向無知、雪燕授以密計。將無知扮作男子，雪燕、足足扮作書童，少青扮作婦人，更生、秋娥扮作丫鬟。春桃及心腹女兵八人扮作僕夫，挑了行李及雪燕的槍、秋娥的棒、足足的兩頭鎗、更生的弓矢。各人又暗藏了短軍器，跨上馬，辭別余余，從緣木鄉取路向鉤鑿坡而去。

行了數日，出了十字關，過了碣門。一路無事。這回，將至石棋，見路旁一株大楓樹，樹下幾條大長石橫著。右邊一個小小的茶亭，對著一道石橋。少青等下了馬，正在長石上坐地。忽見對岸一個錦衣少年瞅了少青一眼。少青低著鬢，展扇子掩面。少年進那茶亭裡向賣茶的老嫗耳朵裡說了好一回話，又在亭邊踱來踱去，斜著眼看少青。少青摳青裙正欲上馬，那少年帶從人從東去了。只見那賣茶的老嫗，走上前問少青曰：「奶娘何來？」少青曰：「奴從南可莊來的。」老嫗指著無知曰：「這相公是奶娘何人，尊姓大名？」少青曰：「是奴家的丈夫，姓卜名二官，夾水鄉人。因奴家父親壽誕，同丈夫往外家拜壽，今回來的。敢問姥姥何人？」老嫗曰：「老身是唐埭鄉的寡婦，鄉中人無大小都喚老身做偷天嫂。天色將晚，前面並無客店，請至茆舍暫歇一宵好麼？」無知曰：「我們人多，恐姥姥家不能容得。」老嫗曰：「我家頗寬敞，再多幾個也不妨事的。」無知曰：「如此打攪了。」各人上了馬，挑行李隨那老嫗從石橋渡過，不多幾步，有個閘門，上寫著唐埭鄉。入了閘門，再轉一彎，有間大宅子。門外對著一口塘。嫗請無知等進那宅裡。誰知是個空宅，各人俱吃了一驚。老嫗曰：「這宅是我們鄉長的宅，教老身掌管，款待來往賓客的。左右是空著的，在此一宿無妨。」言罷搬床搬桌的忙了一會，安置才定，老嫗去了。即有一人盛服來拜，言是鄉勇百榮，向無知問了鄉貫。言茆舍在正南街，離此不遠，堅請無知臨顧，小飲數杯。無知曰：「敝眷在此，無人料理，不敢從命。」其人堅請不已，無知那裡肯往。那百榮遂去了。不多時又有一個婦人滿臉粉光，戴著一頭的鮮花，拿條紅巾，從著個小丫頭，笑淫淫地進來，向著少青斂衽。少青回了禮，婦人曰：「敢問奶娘貴姓，為甚事貴臨敝鄉？」少青曰：「奴家可氏，與丈夫往南可拜壽回來，在貴鄉經過，蒙那姥姥相留歇宿。未知奶娘何人，有眼看顧。」婦人曰：「我是左鄰百氏的媳婦，敢問奶娘春秋多少？」少青曰：「奴今年二十歲了。」婦人曰：「奴家忝長二年，若不棄時，願與奶娘拜作姊妹。」少青曰：「奴是寒家，高攀怎敢。」婦人曰：「說那裡話，這宅太空曠，今晚請奶娘往寒居歇宿敘話兒，留著男人在此罷了。」少青低著頭曰：「這話甚好，只是奴家男子不肯放奴行的。」婦人又向無知說了萬福，無知謝絕了婦人。婦人曰：「我不曾見男子輩這等守著老婆，我家又無男子，不過見你奶娘舉止大方，情願結識，那有別的。相公是個最通融的人，不犯得這搬拒絕。」言著，拉著少青的手，又教丫頭推扯著。少青只不肯行。糾纏了一會，秋娥上前用手撐開了那婦人。婦人險些兒跌倒在地，一時變了顏色，悻悻的去了。無知叫人關了門，餵了馬匹，弄晚餐團圍兒吃了。拿著燈，喚齊眾人：「今晚各人且不要睡，提防著拿人。」秋娥曰：「這是甚麼起的。」無知指著少青曰：「只因我的渾家生得俏，被過橋的那個少年看上了。與這偷天嫂算計，將我們邀在這裡，又用調虎離山的法兒，串通那個鄉勇請我吃酒，卻來誑騙我的渾家。被我猜破了機謀，故此不去。後來又弄出那個喬喬畫畫的婦人，定要請我渾家去睡，定然有姦夫伏在那裡。若是中他計時，一般的都是公雞，豈不是後庭花要作替代？」少青扭著無知的耳罵曰：「我這個女妝是你們哄我扮的，鬧到這田地，又說甚麼前庭後庭取笑我，我慢慢的與你計較。」無知曰：「這個值得什麼？我做假丈夫，還要替你擔個真憂。我看這個少年的打扮，多分是這裡鄉長的少爺。他計不行，今夜必使人刺殺我，搶你去受用。」又拉著少青曰：「倘今晚你的丈夫被人殺死，你守著寡還是嫁呢？」少青曰：「不要說那風話，只是今夜提防些要緊。」足足曰：「這些賊男女敢動一動時，我們惱起來，這鄉不成了T粉麼？」又談了一會，聽諺鼓已二更了。無知教人多燃燈碗，預備了繩索拿人。更生曰：「我們有餘剩的酒菜，不如煮起來，慢慢地飲著等他。若是你做假丈夫的說話不靈時，便將這繩捆你。」大家笑了一回，見春桃擺列酒菜，又團圍兒飲著。正飲得高興，忽見兩個女兵跑上來大叫曰：「不好了！有個拿雙刀的從簷上跳下來了。」少青與無知從暗處躲著，見這個人十分兇猛，揮動雙刀尋人。又見秋娥從燈下閃出，提鐵棒迎面撲去，那人把刀一格，碰出火光，刀口已碰缺了。足足拔出漏景刀，欲鬥那人，那人已被秋娥的棒掃倒。足足走上前踏住了腰，女兵拿繩縛得牢牢的。足足笑曰：「賊男女，拿著娘的破麻刀卻來這裡鬼混。」無知、少青當中坐定，雪燕、足足站在左邊，更生、秋娥站在右邊，女兵將那人推上來。無知曰：「你這人姓甚名誰，受誰教令來刺小生？」那人曰：「某姓山名維周，受鄉長少爺百不敗之托，取汝性命，奪汝妻子。不用諱的，今既被擒，隨你擺佈。」無知忽然觸起一件事來，問曰：「你是石棋鄉的山維周麼？」那人曰：「是。」無知曰：「你父親可是山嵩子麼？」那人曰：「是，你如何認識？」無知曰：「你妹子山翠屏可曾嫁了人麼？」那人曰：「我妹子已許配了無力鄉的趙無知，聞他在紹莊中了花狀元，未曾來娶。你問這些怎的？」無知曰：「那花狀元最是負心的，他不來娶，你妹子便當另嫁別人，何苦死死的守著？」那人曰：「我妹子是通書識禮的，守到一百年也要等他，不肯別嫁。你如何知那花狀元是負心呢？」這無知雖是個女子，山翠屏的事未嘗去心。今聞維周幾句話，觸動憐香惜玉的一片本心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喝人將維周解了縛，請他上坐，向前作個揖曰：「舅舅怨得罪，小生便是花狀元趙無知了。」維周大驚，睜眼看時，見無知秀美絕倫，歎妹子眼力不差，不覺心中暗喜，因問無知曰：「小妹有兩件回聘的物，狀元可曾帶在身上麼？」無知即向篋中撿出一個沉香雙魚扇墜子，一雙四規珠璫，以示維周。因指著少青曰：「小生因在紹莊中了狀元，被這姑娘繡球打著，紹莊公做主，硬行招配小生，不由不依的。小生情願退了令妹這頭親事，另選名門嬌客罷了。」維周曰：「狀元這話差了，小妹受聘在先，繡球招親在後，況聞狀元在某家時，小妹已私侍了衾綯。烈女不事二夫，娥皇、女英終有大小。這親事斷乎退不得的。」說得少青低了頭走入裡面去了。雪燕曰：「鄉勇休爭，倘鄉勇今宵竟把妹婿刺死，這時令妹為著丈夫報仇殺哥哥，抑或另圖別嫁呢？」維周曰：「我維周不比那爬泥蟲沒氣骨的，若誤刺了狀元時，小妹準備守一百年的寡，某自刎著頸，償妹婿命，說不得的。」更生正欲開言，維周曰：「此事慢商，只今夜某受百少爺的命不能成功，必受嗔怪，某拼這鄉勇不做，求狀元依舊將某縛了，連夜殺出，投石棋鄉，是為上策。」無知曰：「不用底死的著忙，煩鄉勇告訴少爺說：小生不是甚麼卜二官，就是紹莊的花狀元，這奶娘就是紹莊公的外甥。他不要一鄉人性命，便來撩撥。」維周遂辭別無知，拿著雙刀復從牆上跳出。